



弦有所念人

清扬婉兮

著

《花火》系列杂志 强档连载

软萌考古系女生 × 清冷小仙男的 甜美幻恋

她遇上了一次
来自千年前的心动
但这是一段
并不属于她的浪漫童话

他沾染她的心血幻化成
人为寻访
恋人的下落

我等你，如果你不来，
我会一直一直等下去，

你心里想着有一个人永远在等你，就不会不来的。



人念有所弦

清扬婉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弦有所念人 / 清扬婉兮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94-0564-7

I. ①弦…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877 号

书 名 弦有所念人

作 者 清扬婉兮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十 颜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35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64-7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部分 五味杂陈

002 第一节
一碗面的 game start

028 第二节
咕嘟咕嘟，此肉烂乎？孤独孤独，无人来食

043 第三节
“紫金龙”腊肉火锅

069 第四节
开水白菜的晚宴风波

100 第五节
清蒸鲈鱼，小心有刺

124 第六节
好吃不过饺子

135 第七节
此扣肉非彼扣肉

149 第八节
葱油拌面的深夜告白



目录 / CONTENTS /

第二部分 炊金馐玉

- 165 第九节 铁锅羊肉一家欢
- 180 第十节 地软包子的人生哲学
- 190 第十一节 辣条的诱惑
- 205 第十二节 “芝士”就是力量
- 246 第十三节 烤鹿肉的前世今生
- 237 第十四节 二月兰这种野菜，也有悲欢离合

第三部分 余味未尽

- 246 第十五节 一个人的麻辣烫
- 269 第十六节 焗龙虾的告别
- 294 尾声



第一部分



五味杂陈



Xian You
Suo Nian Ren

第一节

一碗面的 game start

01

据说上课偷吃的零食，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曾经有调查问卷显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上课时偷偷吃过零食，另外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在课堂上闻着各色零食散发出的味道，现场脑补等会儿下课吃什么好。作为标准的吃货，谢韵妮可谓达到了至高境界，因为她堪称那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二十的综合体。

此刻，教室里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解中夹杂着窸窸窣窣的嚼东西声音，而微敞的窗户也肆无忌惮地吸纳着不知哪里飘来的一股若有若无的鲜香。谢韵妮深深发现，这种折磨简直让人痛不欲生。她干脆直接停下装模作样拨动琴弦的手，闭着眼睛，扭着脖子朝窗外使劲嗅了一把，试图寻找香味的来源。“莫非这间教室离学生食堂比较近？听说音乐学院的伙食不错，等会儿下课去体验一下？”她咽咽口水，暗暗想着。

讲台上，那位穿着对襟禅服仙风道骨的古琴老师已经弹罢一段精彩的示范，她颇觉琴韵悠长，余音不绝，抬头即看到下面一众同学沉醉其中。

她满意地点点头，目光直接圈住谢韵妮。而沉浸在对美食的搜寻中的谢韵妮竟浑然不觉。

“临窗那排倒数第三位同学，请你把我刚才示范的指法正确地弹奏一遍。”老师淡淡的一句话打断了谢韵妮的神游。

突然一下子收到周围诸多注视的目光，谢韵妮才惊觉——临窗那排倒数第三位同学是自己。

“啊！”谢韵妮轻轻惊呼，待回过神来，已是方寸大乱，什么指法？她根本没听一点进去啊！

她缓缓站起身，嗫嚅：“老师，不好意思，我没太学会。”

老师皱皱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不动声色地说教：“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学古琴的好处吗？嗯，对。古琴的音色和雅高贵、悠远沉静，‘它是你内心的歌唱，可以使你远离浮躁和喧嚣，让你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古语说‘静可生慧’，因而你内在的修为、悟性和智慧，都会随琴技的增长，获得潜移默化的增长。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啊，学古琴最大的好处是养生，它被称为弦上太极，琴中气功，需要两只手和左右脑同时运转起来，所以啊，学古琴的人，将来不容易得老年痴呆……”老师的长篇大论还没说完，谢韵妮又被窗外的香味勾得神游天外。

等同学们被老师的幽默逗笑，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吃？吃什么？”

这一次，全班哄堂大笑。她则一头雾水。

古琴课就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古琴老师大概是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临走出教室门的时候，对谢韵妮说：“你先别急着走，把我课上教的指法练一练，我等会儿来检查。”

别急着走？老师，您开玩笑的吧？不用这么认真啦！我不是本校古

琴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报个成人古琴班，一星期来上一节课而已。谢韵妮哭丧着脸，却也不敢公然违抗师命。

她恭敬地目送老师走出教室，又眼巴巴看着其他同学陆陆续续抱着琴离开。很快，偌大的教室只剩下她一人。

她心不在焉地拨两下琴弦，朝门外瞅两眼，再拨两下，再朝门外瞅两眼，生怕古琴老师把她这个苦练琴的学生给抛诸脑后了。一不留神，手指忽然一阵刺痛。她低头一看，天啊，食指竟然被细细的琴弦割伤流血了！她把琴是家中收藏的古琴，琴弦依古法制作，很容易不小心割到手，像她这样的菜鸟被割伤，也不足为奇了。

年轻人血旺，血珠子不停地冒，她忙起身走出教室，到隔壁的洗手间去清洗。看着流水顺着食指缓缓滑过，谢韵妮心里委屈地暗想：“帆哥哥啊！都是为了你，我才来学这劳什子古琴；都是为了你，我才受了伤，你不能辜负我啊！呜呜呜，嘤嘤嘤……”

清洗完毕，血也止住了，细看之下，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她收起龇牙咧嘴的表情，轻舒一口气，一出洗手间，迎头与古琴老师撞上。

“老师，我，我手不小心割伤了，今天能不能先回家？”她一脸委屈和无奈。

老师颇有深意地盯着她，叹口气，无奈地摆了摆手：“走吧走吧！”

她如临大赦，直奔教室，准备收拾东西，然后寻摸美食，饱餐一顿。

刚到教室门口，就听见一阵悦耳的琴音娓娓传来，她怔住了。

她偷偷扒着教室的门，探头望进去，只见她的古琴前，坐着一位着古装白衫的帅哥。那帅哥眉心紧蹙，轻弄琴弦，美妙的琴音从他的指间流泻而出。一时如叮当作响的泉水，一时如窃窃私语的小溪，一时如波光粼粼的湖面，一时如排山倒海的大潮……静动、缓疾，他随意切换，流畅自然。

谢韵妮简直听呆了，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延而出，心里不住惊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音乐学院真是牛人辈出，连一个学生都弹得一手如此上佳之琴。”

再看那白衣的帅哥，一时之间，他整个人似乎融在光里，高贵而优雅。

“咕噜。”谢韵妮的肚子适时叫了一声，似乎是在催促主人，饭点已到。

谢韵妮尴尬地暗自抚了一下肚子，顺手整理一下头发，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说：“同学，你弹得真好听！只是，只是这琴是我的，我现在准备去吃饭了。”

白衣帅哥抬头，一脸茫然，蝶翼般的睫毛忽闪着。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他收回了手，沉默地站起身。

她一边装琴，一边偷瞥那帅哥的一身白衣，禁不住好奇地问：“你是表演系的？你们在拍戏？古装戏？”

不承想，那帅哥的嘴唇嚅动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拍个戏了不起啊，没礼貌！她轻轻地“哼”了一声，收好了琴，犹疑地回望他一眼：“再见！”

02

他悄悄跟随谢韵妮穿过偌大的操场。风有点大，将他的白袍吹得鼓起，迎面走过来的几个女生忍不住诧异地盯着他看，其中一个女生举着一个白色的长方形东西瞄准他。他不明所以地看向那个女生，结果，她尴尬地直接将他不知是何物的东西，塞进衣兜里。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东西叫手机，这个时代至少人手一部。

甩掉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思绪，他再次跟上前面慢悠悠晃荡着的谢韵妮。

真应该感谢她，是她的指尖血沾染到血珀琴的琴弦上，才让他在漫

长的封印中得到生机，从而再次被唤醒。是的，他是古琴上的一根琴弦，曾受仙翁度化，有了灵性，可幻化为人。

大概，谢韵妮只心心念念美食，所以并没有察觉他的尾随。她走出校门，他也紧随其后。

望着陌生的城市，他有点迷茫，眼前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马车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装着四个轮子的铁皮箱，这玩意儿可比马车跑得快多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不过，这个地方的空气似乎不怎么好。这是哪朝哪代？或是他随着血珀琴辗转到了邻邦？他都不得而知。他只好紧紧跟着那个女孩——他重返人间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希望能得到答案。

他一路跟着谢韵妮走到一条街上，突然她在一个卖食物的摊贩前停了下来。

他猛地收住脚步，紧紧盯着她。只见她手指随意点着器皿上被烤得焦黄的小丸子。小贩了然于心地将小丸子装进一个纸盒里，撒上一些佐料，插上两根竹签，递到她手中。

谢韵妮先是把纸盒放到鼻前深深地闻了闻，然后用竹签插起一个丸子，轻轻吹了吹，咬下一小口。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他不由得咽了下口水，抚了抚肚子，忽然觉得饿了。

不远处，谢韵妮像是看到了什么，将还没有吃完的小丸子连带盒子一起扔进了身旁的垃圾桶。她擦了擦手，冲到公交车站台上。

下一秒，一辆公交车进站了，等车的人蜂拥而上，她也上了车。只见她微微侧身，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轻轻蹭了蹭读卡器，读卡器发出一声清脆的“嘀”声。

他惊愕之下，也跟着上了车，并迅速随着人流向车厢后面走去。

不料，司机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呵斥道：“刷卡。”

刷卡？明白。他马上心领神会，也学了她的样子，微微侧身，用臀部蹭了蹭刷卡器。不过那玩意儿并没有响。

司机忍俊不禁：“没带卡你蹭什么蹭啊？”

车上几个女生“哧哧”地笑起来。他一头雾水。

谢韵妮听到笑声，转头看到一脸疑惑的他。她皱皱眉，回身，从牛仔褲的口袋里掏出一張卡片，在读卡器上一晃，“嘀！”然后，她将卡又装进自己的口袋，不以为然地说：“不用谢，我叫红領巾。”

“多谢，红領巾。”他终于开口说话，心里暗想，不让人谢，还说了自己的姓名。

这一次车上的人都笑起来。

他没好气地打量着他，讥讽道：“你这是演戏走火入魔了？”

他皱皱眉——她说话太快，口音奇怪。虽然他见到她之后，她一直主动对他说话，但他基本上都没听懂。

车上的几个女生又拿出手机对着他拍起照片来，以为他是附近的大学生，一边拍一边搭讪。

“你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在拍戏？”

“还是在玩COSPLAY？扮相好帅啊！”

“我要拍照发个朋友圈，嘻嘻！”

她们在说什么，他也完全听不懂，只好牵动嘴角笑笑。一转头，与谢韵妮的目光迎上，他又慌乱地移开，将目光转向窗外。

那女孩有一双明亮的鹿一般的眼睛，带着天真和无辜；皮肤很白，笑起来有两个小小的梨涡；头发高高束起，像一条马尾一样在脑后晃来晃去，是个漂亮的女子，当然，比起细辛稍逊一筹。

细辛！这个名字猝不及防地跳出来，他的心一紧，仿佛被一只手揪住，

隐隐地疼起来。那诀别一幕如梦中的一个剪影，清晰地在眼前浮现……

那一日苍穹被黑色流云铺满，寒流压境，细辛瘦弱的身体被重重的枷锁束缚。她头发凌乱，眼睑低垂，嘴角一丝血迹已干涸，凝结成暗黑的血块，一袭青衣迎风猎猎。刽子手严阵以待，一柄法刀发出凛凛寒光。

“刑人于市”，是统治者手中的法宝，每年秋决，无数歹徒和败者，贪官和冤魂被斩首示众，血迹被黄土掩埋，头颅被悬挂于此。细辛，又将是一个冤魂……

“××路到了，请从后门下车。”公交车广播中传出机械的语音播报。

他从一个短暂的恍惚中回过神来，发现谢韵妮已下了车，连忙几步紧走，也跟着下了车。

她悠悠荡荡地进了一家菜市场，他尾随其后也走了进去。

菜市场里花花绿绿，琳琅满目，除了茼菜、冬瓜、韭菜、芹菜、葱姜外，其他的他全不认识，因为他们景昭国根本没有那些食材。他咽咽口水，想起细辛煮的豚骨汤饼，更觉得饿了。

等谢韵妮从菜市场出来，手里已多了两个大大的袋子。袋子看上去很重，她的脚步却快了点。很快，她在一个美丽的花园前停了下来，腾出一只手，又拿出一张小小的卡片，对着一道小门晃了晃。小门打开，亭岗里穿制服的保安对她行了个礼，和善地笑了笑。她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他有点看懂了，这有点像他们景昭的路障和壁垒。呵呵，人家玩剩下的。

他径直走上前，却被保安拦了下来：“你是哪栋楼哪个单元哪一户的业主？没有门禁卡不能随便进入，如果是来找朋友或者走亲戚的，那请朋友、亲戚来小区门口接你。”

So，保安哥哥，你在说什么？一根来自古代的琴弦根本听不懂。

他悻悻然走开了。

几分钟后，他出现在这所花园小区的围墙之内。作为一个异类，隐身和瞬移只能算是基本功。

小区里高楼林立，树木繁盛，曲径通幽，放眼望去，那女孩早已不见了踪影。

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透着暖气光的厨房里飘出饭菜香味。

他茫然地在小区走着，兜兜转转，迷路了。

不知谁家在炖肉，一股奇异浓郁的香味飘进他的鼻孔。

他循着香味，在一户人家门外停下来。

唉！吃不到，闻一闻也是好的。

防盗门忽然打开，谢韵妮穿着拖鞋，提着垃圾袋一路小跑出来。只见她将垃圾扔进了甬道上的公共垃圾桶，然后又迅速跑回。就在谢韵妮正要关门之际，一只手忽然飞快地挡在门上，她一回头，看到了他。

“又是你？还不回家去？跟踪我？想干什么？”她杏眼圆睁，口气不甚友好。

他咽咽口水，清清嗓子，决定放下面子，说：“无以为食，饥馁煎迫，困乏无力，望贻一饭，吾必重报。”

“呃！”谢韵妮吃了一惊，“演戏走火入魔？背什么台词，说人话。”

他暗忖，恐怕是地域有别，或是时代差异，她可能没听懂，就像她说话他也半懂不懂一样。于是他又放慢语速，重复了一遍：“无以为食，饥馁煎迫，困乏无力，望贻一饭，吾必重报。”

“说人话。”她没耐心了，打算关门送客。

“饿。”他说。

早说嘛！这一次，她心领神会，马上眉开眼笑，调侃道：“噢？想蹭饭啊？算你有眼光！不过今天你可没口福了，不能给你品尝本大厨的

手艺了。因为我约了人了，等下我帆哥哥要来吃饭。你快走吧！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呢！”说着他挥手和他作别。

没等谢韵妮关上门，兜里的手机忽然响起，她忙做出一个“嘘”的动作，按下接通键：“喂，嗯，是我……什么？你不来了？！我做了咕嘟肉哦！……那好吧！你忙吧！拜拜！”

谢韵妮的脸上，晴转多云，多云转阴。

没有比被人放鸽子更沮丧的事了。她悻悻的，抬头一看古装美男还站在那里，转念一想，有如此美男共进晚餐也不错啊！于是她会心一笑，把门敞开做了个邀请的姿势：“便宜你了，进来吧！”

少年有些局促地迈步进来。

厨房里，灶头上的蓝色火苗舔舐着一只精美的砂锅，砂锅正“咕嘟咕嘟”冒着香气。谢韵妮美滋滋地用汤匙舀起汤啜了一口，还用手故意将香味朝他的方向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到底是哪个学校的？干吗跟着我啊？要不是看你长得像好人，我才不会让你进来蹭饭。”

“名字……”他听懂了，也是，半天了，还没做个自我介绍。

“余名曰离弦子，景昭人氏……”

话未说完，就被谢韵妮打断：“说人话、说人话。”

交流沟通障碍。

他犯了难，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笔墨之类的东西。很快，他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刷油的小刷子，墨是没有，餐桌上有一杯水，正好可以代替，餐桌光滑可鉴，正好用来写字。

谢韵妮一看他的架势，恍然大悟，连忙制止：“哎哎哎！可别把我的餐桌给弄坏了，你这是要写字？不会说普通话？不是吧？外地人？还是外国人？”她愕然地张大嘴巴，脑洞大开，迟疑道，“你，不会是古代穿越来的吧？”

他一脸无辜，她也无计可施，只好哆哆嗦嗦地找来纸笔放到桌上。她上下打量着他，后退到一米之外：“写吧！写吧！”

少年握笔的姿势如大师挥毫泼墨般潇洒，又自带一份优雅矜贵，落笔力透纸背，笔触古朴典雅。字很快写好，他递给谢韵媿看，她蒙了。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小篆，文言，干吗？！考我啊？！

她眉毛一挑：“哼！我可是学的考古专业。”

不过，谢韵媿这个考古专业，基本上是个唬人的头衔。她是典型的“学渣”，在系里以逃课加挂科闻名。她毕生的理想其实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她最大的优点是厨艺一流，学考古专业也是阴差阳错，所以，这张字条，她看不懂。

情急下，灵光一现，她拿出手机，对着字条拍张照，然后微信发给贝妮：“亲爱的，翻译下这段古文，在线等！急急急！”

贝妮可是考古专业有名的“学霸”，兼谢韵媿的死党闺蜜。很快，她发来语音回复：“这是干吗？你帆哥哥又给你出难题，要把你打造成香草美人啊？！又是古琴，又是《离骚》。”

“《离骚》我学过，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不是《离骚》，胜似《离骚》啊！这段文的意思大概是，血珀仙琴上的一根琴弦，受仙翁点化，有了灵性，沾染凡人指尖血幻化为人，名叫离弦子。他来自景昭国，现在很饿，想吃饭。嚯嚯嚯，哈哈！谁写的？大开眼界啊！景昭古国，真的存在过？我记得贾教授在课堂上提过。”

“回头再说，拜！”贝妮的语音回复信息量太大，谢韵媿有些消化不了，只好匆匆结束对话。

谢韵媿虽然是学考古的，研究的是和死人有关的学问，可她从来不相信什么鬼怪和神灵，只当是这少年和她玩笑，于是果断翻脸赶人：“逗我呢，当我没脑子啊？穿越片看多了吧你！不就是想蹭个饭嘛！至于这

么大费周章。不说你是谁是吧，那本姑娘就不客气了，请回吧！”下逐客令的同时，她推搡着那少年往门外走。

这时，灶台上的锅忽然“噗噗”地往外扑水，溢锅了。谢韵妮低呼一声：“哎呀！我的汤。”她忙松开了他，想去挽救她文火炖了一个小时的骨头汤。不料，她刚刚转身，那少年忽然如电影特技加身，一个瞬移，从门口到了厨房灶台，掀开了锅盖。

尚站在门口的谢韵妮，脸霎时变得苍白可怖。她将少年装扮奇异现身琴房，跟踪到她家里，难以对话沟通，展现瞬间转移特技等不可思议之现象联系起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置信，又不得不信。她惊恐地睁大了双眼，魂飞魄散地鬼叫起来：“啊啊啊啊——”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她打开入户门，闭着眼撒腿就跑。再睁眼，她已然被那少年拦腰截住，两人已置身于房外的小花园里。

少年深邃的美目如同夜幕里的繁星，无辜又委屈地望着她，说：“小生失礼，多有得罪，还望姑娘海涵！”

谢韵妮数学学得不错，她迅速计算了下自己从家里跑到小花园的时间。那他是怎样做到从家里厨房瞬间出现在她的面前的呢？这反应、这速度，即使是刘翔也无法做到吧。这无法用科学解释，那么，只好称为灵异事件。

这个自称离弦子的人，哦不，是妖怪还是精灵，他正一头雾水地看着她。下一个动作，他指指家的反向，比画了个“锅”的手势。

谢韵妮瞬间反应过来，她的咕嘟肉！天哪，这美食是要毁在最后时刻了吗？虽然她还是很害怕，可是她决定先回家，因为，她的咕嘟肉要糊了。对一个好厨师来说，救火就是救一道菜的命。她迅速跑回家，冲进厨房，关掉火，飞快地端下炖着咕嘟肉的砂锅。然而忙中出错，她一个手滑，一锅咕嘟肉掉在了地上，锅碎了，肉脏了。